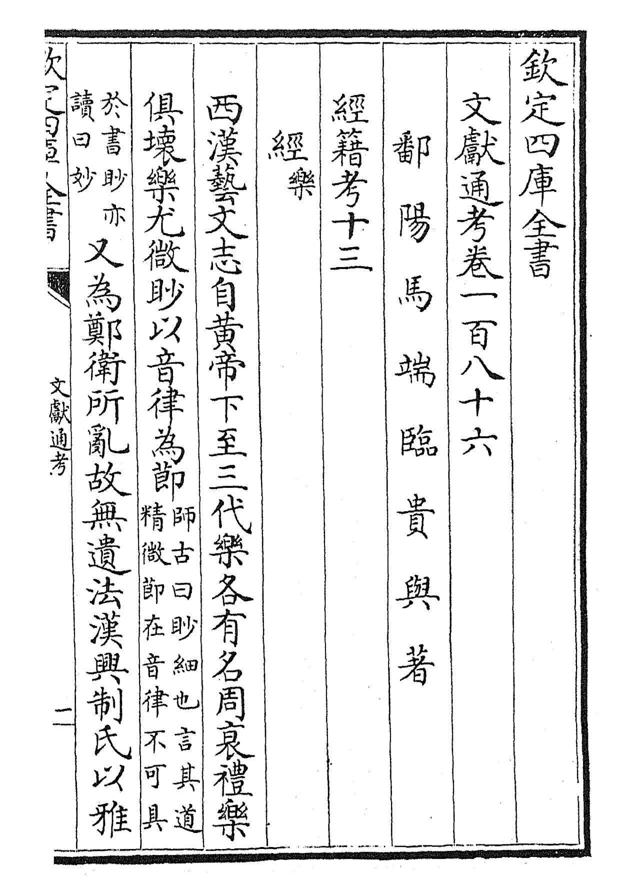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十三

經樂

西漢藝文志自黄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周衰禮樂俱壊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師古曰眇細也言其道精微節在音律不可具於書眇亦讀曰妙）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

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師古曰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竒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臣導引無所服餌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逺其内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

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師古曰寖漸也

鼂氏曰古之為國者先治身故以禮樂之用為本後世為國者先治人故以禮樂之用為末先王欲明德於天下深推其本必先修身而修身之要在乎正心誠意故禮以制其外樂以養其内内之不貞之心無自而萌外之不義之事無由而蹈一身既修而天下治矣是以禮樂之用不可須臾離矣後世則不然設法造令務以整治天下自適其暴

戾恣睢之心謂躬行率人為迂闊不可用若海內平定好名之主然後取禮之威儀樂之節奏以文飾其治而已則其所謂禮樂者實何益於治亂成敗之數故曰後世為國者先治人以禮樂之用為末雖然禮文在外為易見歷代猶不能廢至於樂之用在內微密要眇非常情所能知故自漢以來指樂為虛器雜以鄭衛夷狄之音雖或用於一時旋即放失無復存者况其書哉今裒集數種姑以

補書目之闕焉爾

陳氏曰劉歆班固雖以禮樂著之六藝略要皆非孔氏之舊也然三禮至今行於世猶是先漢舊傳而所謂樂六家者影響不復存矣竇公之大司樂章既已見於周禮河間獻王之樂記亦已録於小戴則古樂已不復有書而前志相承遁取樂府教坊琵琶羯鼓之類以充樂類與聖經並列不亦悖乎晚得鄭子敬氏書目獨不然其為說曰儀註編

年各自為類不得附於禮春秋則後之樂書固不
得列於六藝今從之而著於子録雜藝之前
按古者詩書禮樂皆所以垂世立教故班史著之
六藝以為經籍之首流傳至於後世雖有是四者
而俱不可言經矣故自唐有四庫之目而後世之
所謂書者入史門所謂詩者入集門獨禮樂則俱
以為經於是以歷代典章儀註等書厠之六典儀
禮之後歷代樂府教坊諸書厠之樂記司樂之後

猥雜殊甚陳氏之言善矣然樂者國家之大典古人以與禮並稱而陳氏書録則置之諸子之後而儕之於技藝之間又大不倫矣雖後世之樂不可以擬古然既以樂名書則非止於技藝之末而已况先儒釋經之書其反理詭道為前賢所擯斥者亦沿經之名得以入於經類豈後世之樂書盡不足與言樂乎故今所叙録雖不敢如前志相承以之擬經而以與儀註讖緯並列於經解之後史子

之前云

漢志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

隋志四十二部一百四十二卷通計亡書合四十部一百六十三卷

唐志三十一家三十八部二百五十七卷失姓名九家張文收以下不著録二十家共九十三卷

宋三朝志四十五部四百九卷

宋兩朝志三十三部一百七十四卷

宋四朝志二十一部三百一十卷

宋中興志六十四家七十一部六百五十五卷

樂府雜録一卷

崇文總目唐叚安節撰其事蕪駁不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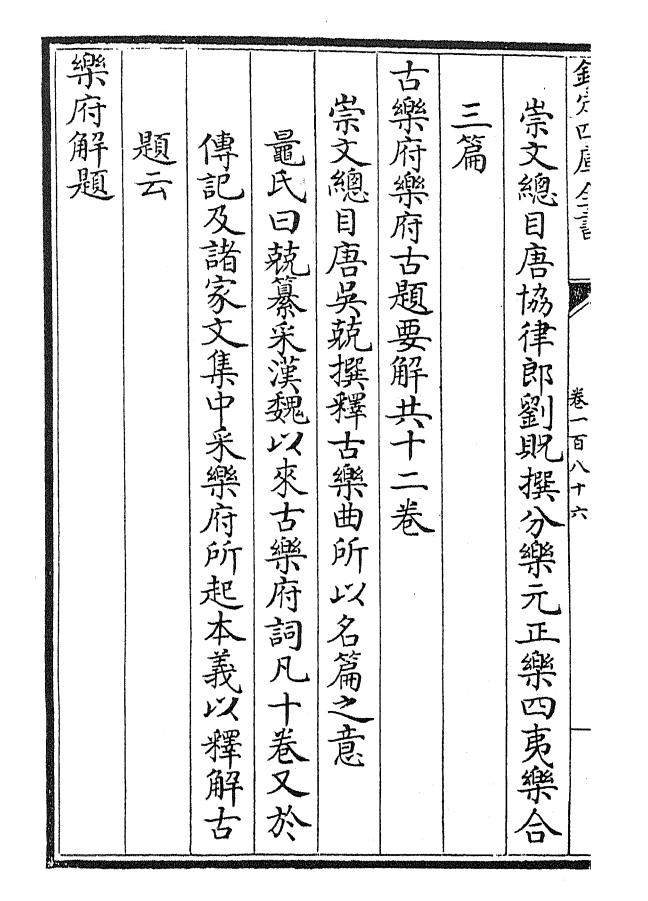
鼂氏曰記唐開國以來雅鄭之樂並其事始末

歷代樂儀

崇文總目唐協律郎徐景安撰總序律吕起周漢訖

於唐著唐樂章差為詳悉

大樂令壁記



崇文總目唐協律郎劉貺撰分樂元正樂四夷樂合三篇

古樂府樂府古題要解共十二卷

崇文總目唐吳兢撰釋古樂曲所以名篇之意

鼂氏曰兢纂采漢魏以來古樂府詞凡十卷又於傳記及諸家文集中采樂府所起本義以釋解古題云

樂府解題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與吳兢所撰樂府古題頗同以江南曲為首其後所解差異

玉臺新録十卷

鼂氏曰陳徐陵纂唐李康成云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東朝特見優遇時承華好文雅尚宮體故采西漢以來詞人所著樂府艷詩以備諷覽且為之序

玉臺後集十卷

鼂氏曰唐李康成采梁蕭子範迄唐張赴二百九人所著樂府歌詩六百七十首以續陵編序謂名登前集者今並不録唯庾信徐陵仕周陳既為異代理不可遺云

後村劉氏曰鄭左司子敬家有玉臺後集天寶間李康成所撰自陳後主隋煬帝江總庾信沈宋王楊盧駱而下二百九人詩六百七十首彙為十卷與前集皆徐陵所遺落者往往其時諸人之集尚

存其中多有佳句

樂府古今解題

崇文總目唐郗昂撰或云王昌齡撰未詳孰是舊云古今樂府解題又云古題所載曲名與吳兢所撰樂府解題頗異復有唐李百藥詞令定為樂府古今解題

聲律要訣十卷

崇文總目唐田琦撰推本律呂及制管定音之法文

雖近俗而於樂理尤詣焉

鼂氏曰唐上黨郡司馬田疇撰序謂一切樂器依律呂之聲皆須本月真響若但執累黍之文則律呂陰陽不復諧矣故據經史參校短長為此書云

羯鼓録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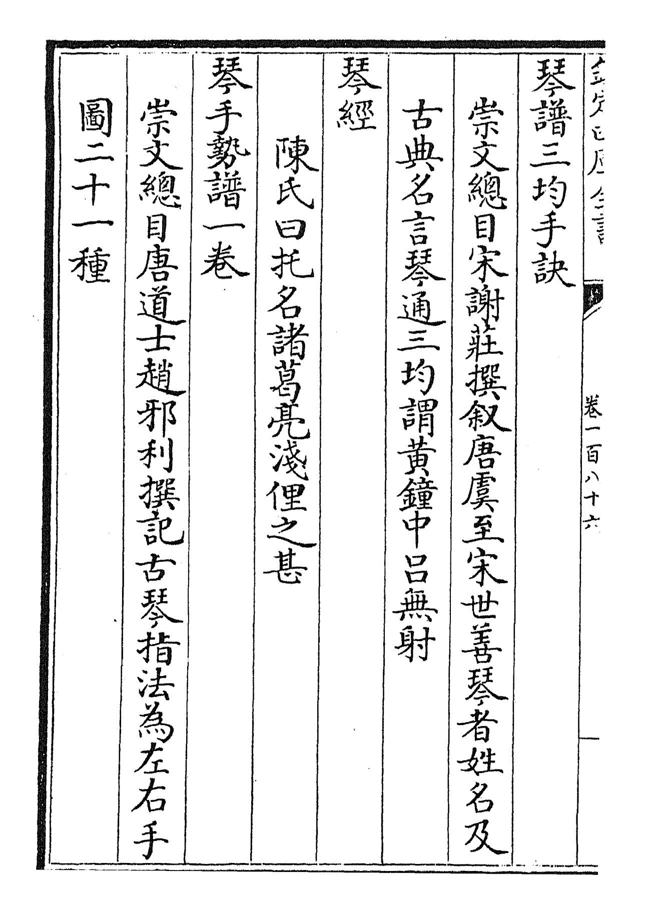
崇文總目唐南卓撰羯鼓夷樂與都曇荅鼓皆列於九部至唐開元中始盛行於世卓所記多開元天寶時曲云

陳氏曰卓唐為婺州刺史

琴操三卷

崇文總目晉廣陵相孔衍撰述詩曲之所從總五十九章

陳氏曰止一卷不著名氏中興書目云晉廣陵守孔衍以琴調周詩五篇古操引共五十篇述所以命題之意今周詩篇同而操引財二十一篇似非全書也



琴譜三均手訣

崇文總目宋謝莊撰叙唐虞至宋世善琴者姓名及古典名言琴通三均謂黄鍾中吕無射

琴經

陳氏曰托名諸葛亮淺俚之甚

琴手勢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道士趙邪利撰記古琴指法為左右手圖二十一種

陳氏曰一名彈琴古手法

金風樂一卷

崇文總目唐玄宗撰蓋琴曲名

琴書三卷

崇文總目唐翰林待詔趙惟暕撰略述琴製叙古諸典及善琴人姓名

陳氏曰惟暕稱前進士滁州全椒尉

琴譜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陳康士撰按康士作琴曲一百章譜十三卷宮調二十章商調十章角調五章徵調七章琴調五章黃鍾十章離憂七章沉湘七章側蜀七章縵角七章玉女五章其譜散亡今書舊目有琴調六卷琴譜一卷殘缺無首尾所載乃楚角宮黃鍾側蜀琴調數篇餘皆亡

琴譜序一卷

崇文總目陳康士等撰康士字安道以善琴知名嘗

操琴曲百篇譜十三卷進士姜阮皮日休皆為序以述其能康士譜今別行

琴調四卷

崇文總目陳康士撰楚調五章黃鍾調二十章側蜀瑟調皆一章

離騷譜一卷

崇文總目陳康士撰依離騷以次聲

大唐正聲新址琴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陳拙纂集琴家之説不專聲譜

廣陵止息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呂渭撰晉中散大夫嵇康作琴調廣陵散說者以魏氏散亡自廣陵始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康避魏晉之禍託之於鬼神河東司户參軍李良輔云袁孝巳竊聽而寫其聲後絶其傳良輔傳之於洛陽僧思古思古傳於長安張老遂著此譜總三十三拍至渭又增為三十六拍

東杓引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協律郎李約撰約恵琴家無角聲乃造東杓引七拍有麟聲繹聲以備五音

無射商九調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蕭祐撰祐因胡笳推無射商自創為九調

琴雅略一卷

崇文總目唐殿中侍郎齊嵩撰概言創制音器之略

琴聲律圖一卷

崇文總目唐恭陵署令王大力承詔撰國琴制度以六十律旋宮之法次其上前序歷引諸家律呂相生之術

琴德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因寺僧道英撰述吳蜀異音及辨析指法道英與趙邪利同時蓋從邪利所授

沈氏琴書一卷

崇文總目沈氏撰不著名首載嵇中散四弄題趙師法撰次有悲風三峽流泉淥水昭君下舞間弦并胡笳四弄題盛通師撰蓋諸家曲譜沈氏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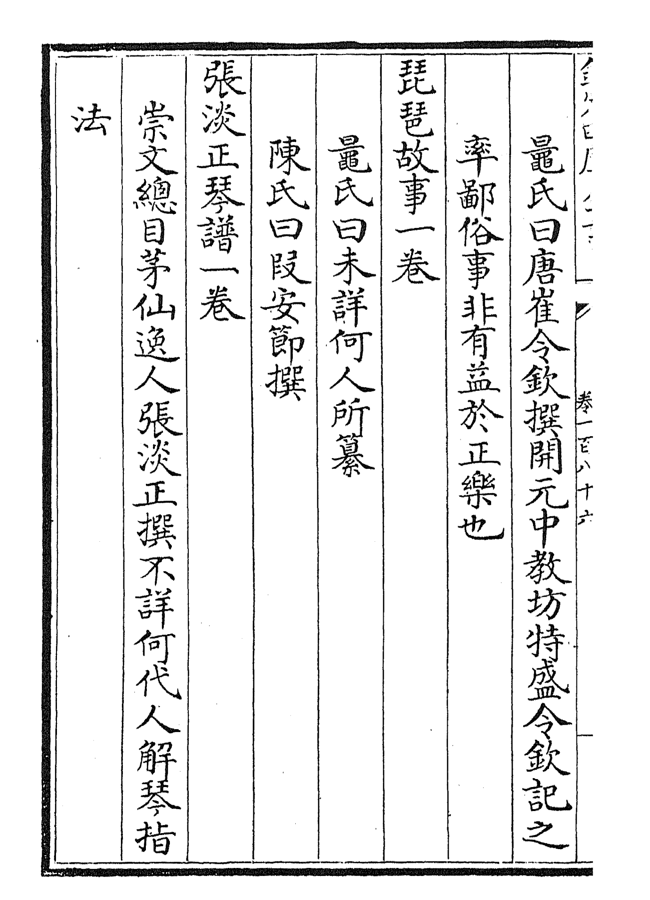
琴說一卷

陳氏曰唐工部尚書李勉撰

琴說一卷

陳氏曰唐待詔薛易簡撰衡州耒陽尉

教坊記一卷



鼂氏曰唐崔令欽撰開元中教坊特盛令欽記之率鄙俗事非有益於正樂也

琵琶故事一卷

鼂氏曰未詳何人所纂

陳氏曰叚安節撰

張淡正琴譜一卷

崇文總目茅仙逸人張淡正撰不詳何代人解琴指法

琴譜二卷

崇文總目梁開平中王邈撰

小胡笳子十九拍一卷

崇文總目偽唐蔡翼撰琴曲有大小胡笳大胡笳十八拍沈遼集世名沈家聲小胡笳又有契聲一拍共十九拍謂之祝家聲祝氏不詳何人所載乃小胡笳子

阮咸譜一卷　琴調一卷

崇文總目偽唐蔡翼撰

琴雜說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蓋琴家雜集器圖聲訣之略

琴調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無射商角諸譜皆亡其曲名

琴譜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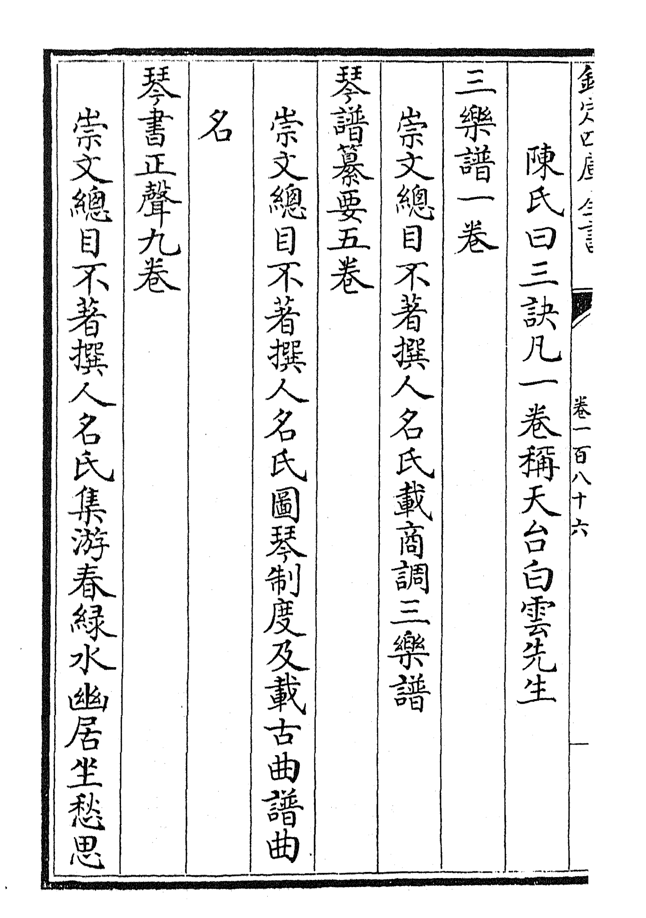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凡四大曲一曰別鶴林其三皆失其名而譜存今留以待知琴者

琴略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序有七例頗抄歷代善琴者各為門類又載拍法及雜曲名

琴式圖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琴制度為圖雜載趙邪利指訣又有白雲先生三訣



陳氏曰三訣凡一卷稱天台白雲先生

三樂譜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載商調三樂譜

琴譜纂要五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圖琴制度及載古曲譜曲名

琴書正聲九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集游春緑水幽居坐愁思

秋思楚明光易水鳳歸林接輿白雲凡十數譜

琴譜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雜録琴譜大小數曲其前一大曲亡其名舊本或云李翺用指法與諸琴法無異而云翺者豈其所傳歟

阮咸調弄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

阮咸金羽調一卷　降聖引譜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載降聖引一篇譜一首不詳何代之曲

阮咸譜二十卷　阮咸曲譜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有宫商角徵無射宫無射商金羽碧玉凄凉黄鍾調凡十篇總十二卷

琴義一卷

陳氏曰稱野人劉籍撰

琴曲詞一卷

陳氏曰不知作者凡十一曲辭皆鄙俚

大周正樂一百二十卷

崇文總目周翰林學士竇儼撰顯德中儼奉詔集綴其書博而無次

樂苑五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敘樂律聲器凡二十篇

周優人曲辭二卷

崇文總目周吏部侍郎趙上交翰林學士李昉諫議

大夫劉濤司勲郎中馮古纂録燕樂優人曲辭

景祐大樂圖二十卷

崇文總目皇朝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聶冠卿撰景祐二年大樂署以律準考定雅樂獻之上召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李照問鍾律大要照請用黍尺求聲遂命照制新樂冠卿討論故事據經義多所損益以御制樂曲及鍾律議說制器之法與古今樂器圖象之異為書一百二十六篇上之

大樂圖義二卷

崇文總目皇朝大常博士直史館宋祁撰受詔考試太常樂工因集古樂鍾律器用之說上列為圖從釋其義并今樂署闕典所當釐補者更為雜論七篇奏之

皇祐樂記三卷

鼂氏曰皇朝胡瑗等撰皇祐二年下詔曰國初循用王朴樂太祖患其聲高令和峴減下一律然猶

未全命瑗同阮逸等二十餘人再定四年樂成奏之上御紫宸殿觀焉此其說也

陳氏曰阮逸胡瑗撰凡十二篇首載詔旨次及律度量衡鐘磬鼓鼎鸞刀圖其形製刋校頒之天下虎丘寺有本當時所頒藏之名山者也其末志頒降歲月實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用蘇州觀察使印長貳押字余平生每見承平故物未嘗不起敬因錄藏之一切依元本摹寫不少異

景祐廣樂記

陳氏曰翰林侍講學士馮元等撰闕八卷景祐元年判太常寺燕肅建言鍾律不調欲以王朴律準更加考詳詔宋祁與集賢校理李照共領其事詔言朴律太高比古樂約高五律遂欲改大樂制管鑄鐘并引校理聶冠卿為檢討官又詔元等修撰樂書為一代之典三年七月書成然未幾照樂廢不用

景祐樂府奏議一卷　皇祐樂府奏議一卷

陳氏曰胡瑗撰

三聖樂書一卷

陳氏曰宋祁子京撰

補亡樂書三卷　大樂演義三卷

鼂氏曰皇朝房庶撰古律既亡後世議樂者縱黍為之則尺長律管容黍為有餘王朴是也横黍為之則尺短律管容黍為不足胡瑗是也故庶欲造

以一千二百黍納之律管中黍盡乃得九十分為黃鍾之長其説大要以律生尺耳范蜀公本之以製雅樂

石林葉氏曰元祐中昭陵命胡瑗阮逸更造新樂將成宋景文得蜀人房庶所作樂書補亡三卷上之以為知樂庶自言嘗得古文漢書律歷志言其度起於黄鍾之長用子穀秬黍中者一黍字下脱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乃與下文之實字相接

而人不悟故歴世皆以累黍為尺當如漢志以秬黍中者千二百實管中為九十分以定黄鍾之長而加一分以為尺則漢志所謂一為一分者黄鍾九十分之一而非一黍之一也又言樂有五音今無正徵音國家以火德王而亡本音尤非是范景仁力主其説時方用累黍尺故庶但報聞罷崇寧中更定大晟樂始申景仁之説而增徵音然漢書卒未嘗補其脱字蓋不知庶之所自本也

陳氏曰庶說惟范鎮是之時胡瑗阮逸制樂已有定議遂格不行元豐四年庶子審權作演義以述父之意其後元祐初范蜀公自為新樂奏之於朝蓋用其說云

范蜀公樂書一卷

鼂氏曰景仁論樂宗房庶潛心四十餘年出私財鑄樂器元祐中上之

五音會元圖

鼂氏曰未知何人撰謂樂各有譜但取䇿栗譜為圖以七音十二律使俗易見

樂書二百卷

陳氏曰祕書省正字三山陳暘撰建中靖國初進之為禮書陳祥道其兄也其書雅俗胡部音器歌舞下及優伶雜戲無不備載博則博矣未免於穢蕪也暘紹聖初制科終禮部侍郎楊誠齋序曰其書遠自唐虞三代近逮漢唐本朝下逮子史百氏

內自王制外逮戎索網羅放失貫綜煩悉放鄭而一之雅引今而復之古使人味其論玩其圖忽乎先王金鐘天球之音粲乎前代鷺羽玉戚之容後有作者不必求之於野證之於杞宋而損益可知焉

大晟樂書二十卷 雅樂圖譜

陳氏曰大中大夫開封劉炳子蒙撰大晟者本方士魏漢津妄出新意以裕陵指節定尺律傅會身

為度之說炳為大司樂精為緣飾又有圖譜一卷

隆韶道百和集一卷

陳氏曰保義郎大晟府按協律姚公立撰以律呂

節氣陰陽為說凡四十九條

樂府詩集一百卷

鼂氏曰皇朝郭茂倩編次取古今樂府分十二門

郊廟歌辭十二燕射歌辭三鼓吹曲辭五橫吹曲

辭五相和歌辭十八清商曲辭八舞曲歌辭五琴

曲歌辭四雜曲歌辭十八近代曲辭四雜謡歌辭七雜樂府詞十一通為百卷包括傳記辭曲略無遺軼

琴筌十卷

鼂氏曰皇朝苟以道撰記造琴法彈琴訣并譜

琴史六卷

陳氏曰吳郡朱長文伯原撰唐虞以來迄本朝琴之人與事備矣

製琴法一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撰

大胡笳十九拍一卷

陳氏曰題隴西董庭蘭撰連劉商辭又云祝家聲

沈家譜不可曉也

琴譜八卷

陳氏曰鄞學魏邸舊書有之已卯分教傳録亦益

以他所得譜

琴操譜十五卷　調譜四卷

陳氏曰參政歴陽張巖尚翁以善鼔琴聞一時余從其子似得此譜

琴譜十六卷

陳氏曰新昌石孝隆君大所録

律吕新書二卷

中興藝文志曰蔡元定季通撰其法以律生尺如房庶范鎮之論亦祖兩漢志蔡邕説及我朝程子張子

又主淮南大史小司馬之説以九分為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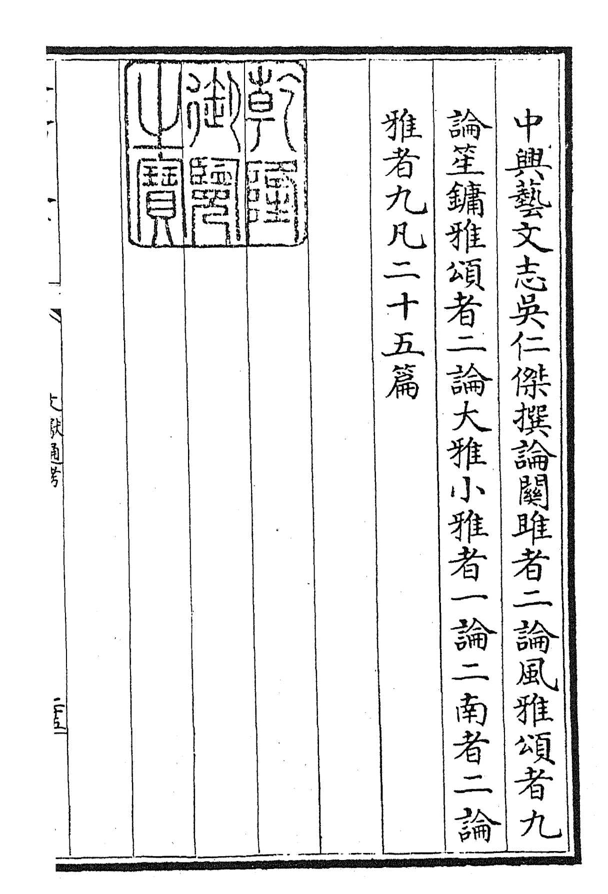
朱子序曰南狩今六十年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為意者吾友蔡君季通乃獨心好其説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為牽合傅會之談而横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

若黄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宫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者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

復定論抑李通之為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輙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頓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其旨意之彷彿李通亦許予能知己故屬以序而不得辭焉

朱子語錄曰李通律書分明是好却不是暗說自有按據

樂舞新書



中興藝文志吳仁傑撰論關雎者二論風雅頌者九論笙鏞雅頌者二論大雅小雅者一論二南者二論雅者九凡二十五篇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七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瑞保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王燮憲

謄錄監生臣周桐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十四

經儀注

隋經籍志儀注之興由來久矣自君臣父子六親九族各有上下親疏之别養生送死弔恤賀慶則有進止威儀之數唐虞以上分之為三在周因而為五周

官宗伯所掌吉凶賓軍嘉以佐王安邦國親萬民而太史執書以協事之類是也是時典章皆具可履而行周衰諸侯削除其籍至秦又焚而去之漢興叔孫通定朝儀武帝時始祀汾陰后土成帝時初定南北之郊節文漸具後漢又使曹褒定漢儀是後相承世有制作然猶以舊章殘闕各遵所見彼此紛爭盈篇滿牘而後世多故事在通變或一時之制非長久之道載筆之士删其大綱編於史志而或傷於淺近或

失於未達不能盡其指要遺文餘事亦多散亡今聚

其見存者以為儀注篇

漢志四家一百一十五卷

隋志五十九部一千二十九卷通計亡書合六十九部三千九十四卷

唐志六十一家一百部一千四百六十七卷知姓名三十二家實

維洗金以下不著録四十九家八百九十三卷

宋三朝志三十一部一百二十九卷

宋兩朝志二十一部四百三十九卷

宋四朝志五十五部三千七百七十三卷

宋中興志七十九家九十四部一千六百七卷

宋志又十部三百八十三卷元入禮門今釐入儀注門

宋志謚志十二家一百七十四卷

按謚者國家送終之大典今歷代史志俱以謚法入經解門則倫類失當今除周公謚法春秋謚法二項入禮門而歷代之謚法則俱附於儀注之後庶以類相從云

叔孫通朝儀

本傳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欲爭功醉或妄呼拔劒擊柱上患之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請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上左右為學者左右謂近臣也為學謂素有學術與其弟子百餘人緜蕞野外

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　如淳曰謂以茅翦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也　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七年長樂宮成行之

先公曰按史言通制禮大抵皆襲秦故少所改變其書後與律令同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臣民莫有見者夫天高地下而禮制行矣豈專為尊君抑臣哉叔孫之制禮也不過度帝所能為高帝之觀之也不過曰吾今知皇帝之貴而已夫豈知其

出於人心天理之本然哉故書之録也與律令同其藏也在理官然則非禮也刑禁之書而已

曹褒漢禮

本傳肅宗章和二年欲制定禮樂褒乃上疏請著成漢禮章下大常大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羣僚拘牽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以時定乃下詔曰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說者各盡所能褒乃復上疏具陳禮樂之

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召元武司馬班固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黄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宫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

人冠昏吉凶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帝即位褒乃為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後大尉張酺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

致堂胡氏曰孔子删詩定書繫易作春秋而不述禮樂之制何也禮因人情為之節文樂以象功故難立一成不變之制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其或

繼周者皆不免於有損有益夏質殷忠而周文其不可一也明矣雖然聖人必因事以明其義蓋其數可陳祝史有司之所能預也其義難知非仁且智則不能本人情而約之於中道也故或先王有之而不宜於今之世或古未之有而可以義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曹褒之志蓋亦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故憤然欲正之而章帝亦以是命之若請博徵名儒遲以年歲猶庶幾乎不大違

戾有可行者而身當重任決以獨見纔數月間遽成百五十篇且又雜以讖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而可逆知舛駁不純乎古之正禮矣一世大典既鮮克留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爾豈不惜哉

按三代之禮亡於秦繼秦者漢漢之禮書則前有叔孫通後有曹襃然通之禮雜秦儀襃之禮雜讖緯先儒所以議其不純也然自古禮既亡今傳於世者惟周官儀禮戴記而其説未備鄭康成於三

書皆有註後世之所欲明禮者每稽之鄭註以求經之意而鄭註則亦多雜讖緯及秦漢之禮以為說則亦必本於通褒之書矣此三書者漢隋唐三史藝文志俱無其卷帙則其書久亡故後世無述焉然魏晉而後所用之禮必祖述此者也故摭二傳中所言二家著述之旨以為儀注之首

漢舊儀四卷

衛敬仲撰隋志四卷今本止三卷

獨斷二卷

鼂氏曰漢左中郎將蔡邕纂雜記自古國家制度及漢朝故事王莽無髮葢見於此公武得孫蜀州道夫本乃閣下所藏

陳氏曰言漢世制度禮文車服及諸帝世次而兼及前代禮樂舒台二郡皆有刋本向在莆田嘗録李氏本大略與二本同而上下卷前後錯互因並見之

江都集禮一百四卷

崇文總目隋諸儒撰初煬帝以晉王為揚州總管鎮江都令諸儒集周漢以來禮制因襲下逮江左先儒論議命潘徽為之序凡一百二十卷今亡闕僅存一百四卷

開元禮一百五十卷

陳氏曰唐集賢院學士蕭嵩王仲邱等撰唐初有貞觀顯慶禮儀注不同而顯慶又出於許敬宗希

旨傳會不足施用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請刪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張說以為禮記不可改易宜折衷貞觀顯慶以為唐禮乃詔徐堅李鋭施敬本撰述蕭嵩王仲邱繼之書成唐五禮之文始備於是遂以設科取士新史禮樂志大略采摭著於篇然唐初已降凶禮於五禮之末至顯慶遂削去國恤一篇則敬宗謟諛諱惡鄙陋亡稽卒不正也

開元禮百問二篇

陳氏曰不著名氏以古今異制設為問答凡百條

開元禮義鑑一百卷

崇文總目唐蕭嵩撰既定開元禮又以禮家名物繁夥更取歷代沿革隨文釋義與禮並行

開元禮京兆義羅十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據開元已有義鑑申衍其說今此又綱羅其遺墜云

開元禮類釋二十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唐禮繁重故彚其名物粗為申釋

大唐郊祀録十卷

陳氏曰唐太常禮院修撰王涇撰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貞元中上之

禮閣新儀三十卷

陳氏曰唐太常修撰韋公肅撰録開元以後禮文損益至元和十年其一卷為目録按館閣書目云卷數雖存而書不全又復差互重出今本不爾但目録稍誤

南豐曽氏序曰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祕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史館及祕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

目録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録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

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謂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

事而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二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患夫為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為法以禁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耒耜者或不為宫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

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宫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椁者不以衣薪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以謂人之所以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者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

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元罇之尚而薄酒之用太羮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為貴本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

不推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歳民未嘗得接於其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為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

愛其禮之存況著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續曲臺禮三十卷

陳氏曰唐太常博士太原王彦威撰元和十三年嘗獻曲臺新禮三十卷至長慶中又自元和之末次第編録下及公卿士庶婚姻喪祭之禮并目録為三十卷通前為六十一卷按此惟續書而亦無目録前書則未之見也館閣書目亦無之文宗朝

彦威仕為尚書節度使

五禮精義十卷

崇文總目唐太常博士韋彤撰首載唐禮參引古義申釋其文

服飾圖三卷

鼂氏曰唐李德裕編共五十五事

咸鎬故事一卷

鼂氏曰唐韋慎微撰纂長安自元日至除夜朝廷

慶賀事

崇豐二陵集禮

太常丞裴瑾封叔撰柳子厚序畧曰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説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摭拾殘闕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至於豐陵德宗葬崇陵順宗葬豐陵不能周歳司空杜公杜黄裳由太常相天下

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祕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祕器象物之宜（攢與菆同徒丸切殯也祕器作棺象物塗車芻靈之屬）外之則復土斥土因山之制（漢文紀張武為復土將軍謂穿壙下棺又惠帝紀斥土註斥開也謂開土地為冢壙又文帝贊因其山不起墳）上之則顧命典冊興文物以受方國（方一作萬）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晏本作具）包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羅翦截而畢得其

中顧問闗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所刋定及奏復於上辨列於下聨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於大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

五服志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據江都開元二禮參引先儒所論重輕之制蓋唐人所編次云

喪服加減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雜記服制增損文無倫次

開寳通禮二百卷

鼂氏曰皇朝劉温叟等撰開寳中詔温叟同李昉盧多遜扈蒙楊昭儉賈黄中和峴陳諤損益開元禮為之附益以國朝新制

朱子語録曰開寳禮全體是開元禮但畧改動五禮新儀其間有難定者皆稱御製以决之如禱山川者只開元禮内有祖宗時有開寳通禮科學究

試默義須是念得禮熟方得禮官用此等人為之介甫一切罷去盡令做大義故今之禮官不問是甚人皆可做某嘗聞朝廷須留此等專科如史科亦當有

開寶通禮義纂一百卷

崇文總目皇朝翰林學士盧多遜等撰多遜既定新禮復因開元禮義鑑增益為開寶通禮義纂一百卷上之詔與通禮並行

太常新禮四十卷

陳氏曰提舉編脩賈昌朝子明等上景祐四年同知太常禮院浦城吳育春卿言本院所藏禮文故事未經刊脩請擇官參定至慶歷四年始成凡通禮所存悉仍其舊裒其異者列之為一百二十篇編脩官孫祖德李宥張方平呂公綽曽公亮王洙孫瑜余靖刁約

太常因革禮

陳氏曰皇朝姚闢蘇洵撰嘉祐中歐陽修言禮書文書放軼請禮官編修六年用張洞奏以命闢洵至治平二年乃成詔賜以名李清臣云開寶已脩輯三禮書推其要歸嘉祐尤悉然繁簡失中訛闕不補豈有拘而不得騁乎何櫳釀之甚也

鴈湖李氏跋古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自後世以禮著書者僅存其大槩或闕其彌文經禮粗詳曲禮盡廢以故往往不可復考嘉祐獨於損益去取

同異之際莫不咸在時知制誥張環奏以為國朝禮不合古制欲命大臣與禮官釐正紬繹然後傳之永久蘇先生爭之以為今亦編集故事使後世毋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遂使遵而行之也遇事而載之不擇善惡是記事之體也葢其凡例條目之定論若此而昧者顧謂繁簡失中以櫨釀目之抑未之思歟其書以開寶通禮為本而以儀注例冊附見之且參以實録封禪記鹵簿記大樂記及

他書經禮曲禮於是兩備張文定謂其事業不得舉而措之於天下獨新禮百篇今為太常施用者此也

封禪記五十卷

鼂氏曰皇朝丁謂等撰大中祥符元年詔謂與李宗諤陳彭年以景德五年正月三日天書降於左承天門鴟吻之上迄十月泰山脩封事迹儀注詔誥編次成書上之御製序冠之於首

祀汾陰記五十卷

鼂氏曰皇朝丁謂撰大中祥符三年八月降祀汾陰御札至明年春禮成四年詔謂與陳彭年編次事迹儀注踰二年成書上之

吉凶書儀二卷

鼂氏曰皇朝胡瑗翼之撰畧依古禮而以今禮書疏儀式附之

天聖鹵簿記十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常山宋綬公垂撰始太祖朝鹵簿以繡易畫號繡衣鹵簿真宗時王欽若為記二卷闕於繪事弗可詳識綬與馮元孫奭受詔質正古義傅以新制車騎人物器服之品皆繪其首者名同飾異亦别出焉天聖六年十一月上之其考訂援證詳洽可稽

大饗明堂記二十卷　紀要二卷

陳氏曰宰相河汾文彦博寛夫等撰國朝開剏以

來三歲親郊未嘗躬行大享之禮皇祐二年詔以季秋擇日有事於明堂而罷冬至郊祀直龍圖王洙言國家每歲大享止於南郊寓祭不合典禮古者明堂宗廟路寢同制今大慶殿即路寢也九月親祀當於大慶殿行禮詔用其言禮成命彦博及次相宋庠參預高若訥編脩為記上親製序文已而彦博以簡牘繁多别為記要首載聖訓欲以大慶為明堂禮官之議適與聖意合云

元豐郊廟禮文三十卷

鼂氏曰皇朝楊完撰元豐初以郊廟禮文訛舛詔陳襄李清臣王存黃履何洵直孫諤楊完就太常寺檢討歷代沿革以詔考其得失又命陸佃張璪詳定後以前後嘗進禮文獨令完編類五年成書奏御其書雖援據廣博而雜出衆手前後屢見繁猥爲甚云

閤門儀制十二卷

陳氏曰學士李淑等脩定皆朝廷禮式也

政和五禮新儀二百四十卷　目録五卷

陳氏曰議禮局官知樞密院鄭居中尚書白時中慕容彦逢學士强淵明等撰首卷祐陵御製序文次九卷御筆指揮次十卷御製冠禮餘二百二十卷局官所脩也

石林葉氏曰國朝典禮初循用唐開元禮舊書一百五十卷太祖開寶初始命劉温叟盧多遜扈蒙

三人補緝遺逸通以今事為開寶通禮二百卷又義纂一百卷以發明其旨且依開元禮設科取士嘉祐初歐陽文忠公知太常禮院復請續編以姚闢蘇洵掌其事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議者病其太簡元豐中蘇子容復議以開寶通禮及近歲詳定禮文分有司儀注沿革為三門為元豐新禮不及行至大觀中始俏之鄭達夫主其事然時無知禮舊人書成頗多牴牾後亦廢

朱子語録曰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襲隋舊為之本朝修開寳禮多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間修五禮一時姦邪以私智損益疏畧抵牾更没理會又不如開元禮

政和五禮撮要十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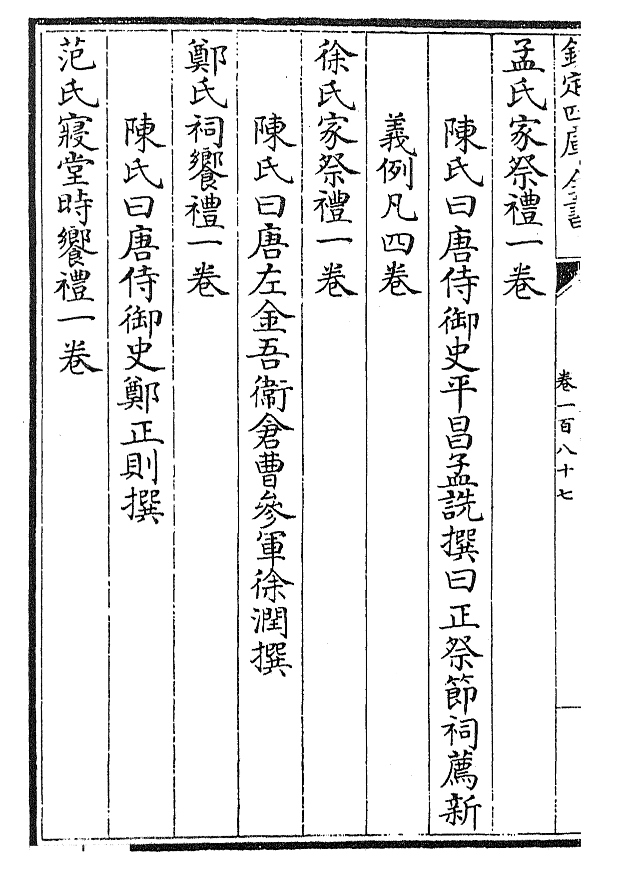
陳氏曰紹興中有范其姓者為湖北漕取品官士庶冠昏喪祭為一編刻板學宫不著名以武昌志考之為漕者有范正國范寅秩不知其為誰也

政和冠昏喪祭禮十五卷

陳氏曰紹興中南康黃灝商伯為禮官請於政和五禮内掇取品官庶人禮摹印頒之郡縣從之其實即前十五卷書也

訓俗書一卷

陳氏曰許洞天撰述廟祭冠笄之禮而拜掃附於末謝絳希深王舉正皆有序跋淳化三年進士希深之舅也



孟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唐侍御史平昌孟詵撰曰正祭節祠薦新

義例凡四卷

徐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唐左金吾衛倉曹參軍徐潤撰

鄭氏祠饗禮一卷

陳氏曰唐侍御史鄭正則撰

范氏寢堂時饗禮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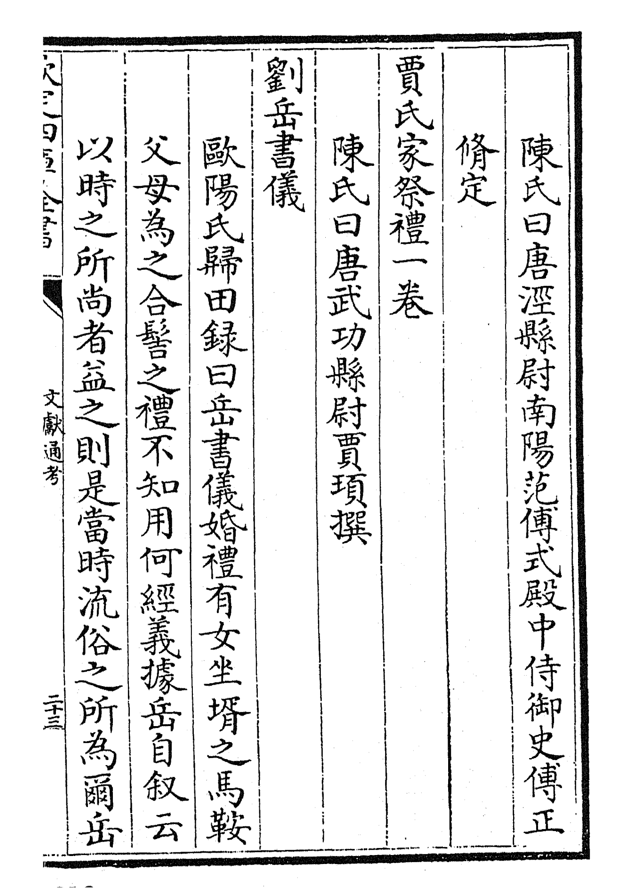
陳氏曰唐涇縣尉南陽范傳式殿中侍御史傳正脩定

賈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唐武功縣尉賈頊撰

劉岳書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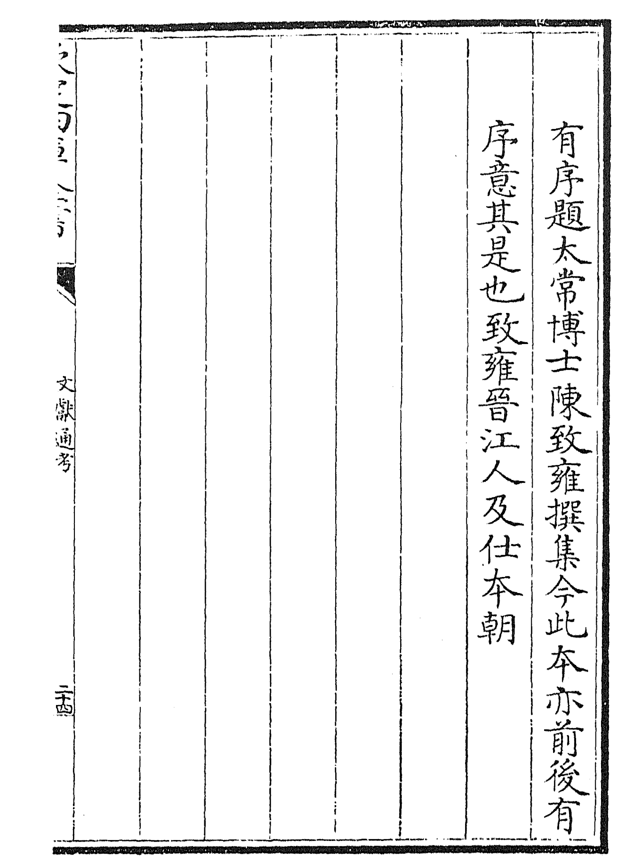
歐陽氏歸田録曰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壻之馬鞍父母為之合髻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叙云以時之所尚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為爾岳



當五代干戈之際禮樂廢壞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時世俗所用吉凶儀式畧整齊之固不足為後世法矣然而後世猶不能行之今岳書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一二僅行於世者皆苟簡粗畧不如本書就中轉失乖謬可為大笑者坐鞍一事耳

新定寢祀禮一卷

陳氏曰不知作者中興館閣書目有此書云前後



有序題太常博士陳致雍撰集今此本亦前後有
序意其是也致雍晉江人及仕本朝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七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八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十五

經 儀注 謚法 讖緯

孫氏祭享禮一卷

陳氏曰檢校左散騎常侍孫日用撰周顯德中博士後仕本朝開寶時作此書

杜氏四時祭享禮一卷

陳氏曰丞相山陰杜衍世昌撰

韓氏古今家祭式一卷

陳氏曰司徒兼侍中相臺韓琦稚圭撰

橫渠張氏祭禮一卷

陳氏曰張載子厚撰末有呂大鈞和叔說數條附焉

朱氏語録曰橫渠所制禮多不本諸儀禮有自杜

撰處

伊川程氏祭禮一卷

陳氏曰程頤正叔撰首載作主式

伊洛禮書補亡　伊洛遺禮

龍川陳氏序曰吾友陳君舉為余言薛季宣士龍

嘗從袁道潔游道潔及事伊川自言得伊洛禮書

不及授士龍而死今不知其書在何許伊川嘗言

舊脩六典已及七分及被召乃止今更一二年可

成則信有其書矣道潔之所藏近是惜其書之散亡不可見也因集其遺言中凡參考禮儀而是正其可行與不可行者以為伊洛禮書補亡庶幾遺意之未泯而或者其書尚可訪也

又曰伊洛遺禮其可見者惟婚與喪禮僅存其一二今以附諸補亡之後夫禮雖先王之未有可以義起也補亡所集集其義也苟精其義則當時之所參定者尚可考而闕裂不全之制豈必以是為

尊哉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存其義之可見者
以惜其不可見者而已

呂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丞相京兆呂大防微仲正字大臨與叔撰

朱子語録曰與叔集諸家禮補儀以儀禮為骨

范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范祖禹淳甫撰

温公書儀一卷

陳氏曰司馬光撰前一卷為表章書啓式餘則冠婚喪祭之禮詳焉

朱子語録胡叔器問四先生禮晦庵先生曰二程與横渠多是古禮温公則大槩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温公較穏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分好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温公本諸儀禮最為適古今之宜

先公曰温公此書專本儀禮其大者莫如婚喪婚

禮婦見舅姑條下註若舅姑已殁則有三月廟見之禮此儀禮說也儀禮凡單言廟皆謂禰廟非祖廟也公謂婦入門拜先靈則三月廟見之禮可廢此於禮爲稍畧而朱文公遂以爲惑於陳鍼子先配後祖之說故以婦入拜祖先爲未然此禮當考

按鍼子所譏自謂鄭忽當迎婦時不先告廟註家引公子圍告莊共之廟而後行爲證即非婦入門時事

喪禮卒哭而祔亦儀禮說也儀禮三虞明日以其班祔公直用之此於禮爲大遽檀弓明言殷練

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而云周已慼公於註文但畧言而不詳述蓋練而祔公所不敢故耳大槩温公誠篤之學嘗答許奉世秀才書云自幼誦諸經讀註疏以求聖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從之此其大指也

居家雜禮一卷

陳氏曰司馬光撰

呂氏鄉約一卷　鄉儀一卷

陳氏曰呂大鈞和叔撰

高氏送終禮一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高閌抑崇撰

四家禮範五卷

陳氏曰張栻朱熹所集司馬程張呂氏諸書而建安劉珙刻於金陵

古今家祭禮二十卷

陳氏曰朱熹集通典會要所載以及唐本朝諸家

祭禮皆在焉

朱文公家禮

朱子自序曰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為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畧浮文務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

李氏曰先生居母祝令人憂居喪盡禮蓋自始死

以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婚共成一編命曰家禮旣成為一童行竊之以逃先生易簀其書始出今行於世然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論不合者故未嘗為學者道之楊氏曰愚按家禮一書今之士大夫家冠婚喪祭多所遵命然此書始成輒復失之先生未嘗再加審訂則世或未之知也初先生所定家鄉邦國王朝禮專以儀禮為經及自述家禮則又通之以古

今之宜故冠禮則多取司馬氏婚禮則參諸司馬氏程氏喪禮本之司馬氏後又以髙氏之書為最善及論祔遷則取横渠遺命治喪則以書儀疏畧而用儀禮祭禮兼用司馬氏程氏而先後所見又有不同節祠則以韓魏公所行者為法若夫明大宗小宗之法以寓愛禮存羊之意此又家禮之大義所繫蓋諸書所未暇及而先生於此尤拳拳也惜其書既亡至先生既没而後出先生不及再修

為一定之成儀以幸萬世而反為未成之闕典愚嘗與朋友讀而病之於是竊取先生平日去取折衷之言有以發明家禮之意者若婚禮親迎用温公入門以後則從伊川之類是也有後來議論始定不必守家禮之舊儀者若祭禮祭始祖初祖而後不祭之類是也有超然獨得於心不用疏家穿鑿之說而默與鄭註本義契合若深衣之續袵鉤邊是也有用先儒舊義與經傳不同未見於後來

之考訂議論者若喪服辟領婦人不杖之類是也
凡若此者悉附於逐條之下以待朋友共相考訂
庶幾粗有以見先生之意云

十書類編三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所集十書者管氏弟子職曹昭
女誡韓氏家祭式司馬温公居家雜儀吕氏鄉禮
范氏義莊規髙氏送終禮髙登脩學門庭朱氏重
定鄉約社倉約束也雖不專為禮而禮居多故附

之於此

廟議一卷

陳氏曰吏部侍郎趙粹中撰進專為太祖東正東鄉之位乃裒董棻王普趙漢首議與一時討論本末上之時淳熙中也

奉常雜録一卷　樂章一卷

陳氏曰無名氏雜録禮寺牲牢樂舞祝祠其樂章則祠祭見行用者

服飾變古元録三卷
陳氏曰唐翰林學士汝南袁郊之儀撰郊宰相滋之子唐志作一卷

古今服飾儀一卷
陳氏曰題蜀人樊建紹癸丙序

考古圖十卷
鼂氏曰皇朝呂大臨與叔裒諸家所藏三代秦漢尊彝鼎敦之屬繪之於幅而辨論形制文字

陳氏曰其書作於元祐七年所紀自御府之外凡三十六家所藏古器物皆圖而録之

博古圖說十一卷

陳氏曰祕書郎昭武黄伯思長睿撰有序凡諸器五十九品其數五百二十七印章十七品其數二百四十五李丞相伯紀為長睿志墓言所著古器說四百二十六篇悉載博古圖說考之固多出於伯思亦有不盡然者又其名物亦頗不同錢鑑二

品至多此所載二錢二鑑而已博古不載印章而此印章最夥蓋長睿没於政和八年其後脩博古圖頗采用之而亦有删改云爾其書大抵好傅會古今名字說已見前

宣和博古圖三十卷

鼂氏曰皇朝王楚集三代秦漢彝器繪其形範辨其款識增多於呂氏考古十倍矣

陳氏曰宣和殿所藏古器物圖其形製而記名物

録其欵識品有總說以舉其凡而物物考訂則其目詳焉然亦不無牽合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政和宣和間朝廷置書局以數十計其荒陋而可笑者莫若博古圖予比得漢匜因取一冊讀之發書捧腹之餘聊識數事於此父癸匜之銘曰爵方父癸則為說曰周之君臣其有癸號者惟齊之四世有癸公癸公之子曰哀公然則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時歟故銘曰父癸者此

也夫以十干為號及稱父甲父丁父癸之類夏商皆然編圖者固知之矣獨於此器表為周物且以為癸公之子稱其父其可笑一也周義母匜之銘曰仲姞義母作則為之說曰晉文公杜祁讓偪姞而已次之趙孟云母義子貴正謂杜祁則所謂仲姞者自名也義母者襄公謂杜祁也夫周世姞姓女多矣安知此為偪姞杜祁但讓之在上豈可便為母哉既言仲姞自名又以為襄公為杜祁所作

然則為誰之物哉其可笑二也漢注水匜之銘曰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則為之説曰漢初始元年十二月改為建國此言元年正月者當是明年也按漢書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竊即真位遂以其日為始建國元年安有明年却稱元年之理其可笑三也楚姬盤之銘曰齊侯作楚姬寶盤則為之説曰楚與齊從親在齊湣王之時所謂齊侯則湣王也周末諸侯自王而稱侯

以銘器尚知止乎禮義也夫齊楚之為國各數百年豈必當湣王時從親乎且湣王在齊諸王中最為驕暴嘗稱東帝豈有肯自稱侯之理其可笑四也漢梁山鋗之銘曰梁山銅造則為之說曰梁山銅者紀其所貢之地梁孝王依山鼓鑄為國之富則銅有自來矣夫即山鑄錢乃吳王濞耳梁山自是山名屬馮翊夏陽縣於梁國何預焉其可笑五也觀此數說他可知矣又曰博古圖近復盡觀之

其謬妄不可殫舉政宣間蔡京為政禁士大夫不得讀史春秋三傳真束高閣故其所引用絶為乖盾然至以州吁為衛大夫高克為衛文公將是此書局學士亦不曾讀毛詩矣可笑也

鍾鼎款識二十卷

鼂氏曰皇朝薛尚功編考古博古圖之類然尤為詳備

按考古圖諸書鼂氏以入小學門陳氏以入書目

門皆失其倫類既所考者古之禮器則禮文之事

也故釐入儀注門

中興禮書

中興藝文志中興禮書者淳熙中禮部太常寺編次

中興以來所行之禮也其間如內禪慶壽之類亘古

所無可謂盛矣

右儀注

謚別十卷

崇文總目宋沈約撰上采周秦下至晋宋君臣謚號而以周公謚法為本云

謚法四卷

崇文總目梁賀琛撰初約本周公之謚法至琛又分君臣美惡婦人之謚各以其類標其目曰舊謚者周公之謚法曰廣謚者約所撰也曰新謚者琛所增也

鼂氏曰約撰凡七百九十四條琛又加婦人謚二百三十八條

續古今謚法十四卷
崇文總目唐戸部郎中王彦威撰因舊謚品援集故事依沈約謚例記梁以來至唐得謚官稱姓名又以單複謚為别

嘉祐謚法三卷
鼂氏曰皇朝蘇洵明允撰洵嘉祐中被詔編定周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扈蒙六家謚法於是講求六家外採今文尚書汲冢師春蔡邕獨斷凡古人

論謚之書收其所長加以新意得一百六十八謚芟去者百九十有八又為論四篇以叙去取之意

六家謚法

陳氏曰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周沆等編六家者周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扈蒙也今按周公即汲冢書之謚法解春秋即杜預釋例所載也廣謚不著名氏沈約書一卷賀琛書四卷扈蒙書一卷皆祖述古法而增廣之琛字國寶山陰人梁尚書左丞

蒙字日用幽州人國初翰林學士此書嘉祐末編
集英宗初始上
鴈湖李氏跋六家謚法二十卷嘉祐中范忠文與
老蘇公及姚闢等所修六年十月始奉詔刊定八
年上之蘇公之意有所未盡又別為謚法三卷謚
録三十五卷於是古今謚法始粲然大備謚者行
之表所以成德蓋考名易行使既沒之後是非較
然先王所以深勸沮所從來遠矣後世徇私之習

勝士一登大官身顯不問賢否例得美謚褒貶至是幾廢猶賴學士大夫時起爭之公之此書雖格於一時異議卒不果行而著書之意爛如日星固不害其傳百代之明法也惜謚録之書今獨皇朝者存而所次歷代十五卷俄空焉六家之得失公辨正既無遺矣然某嘗考之名周公者即汲冢周書謚法篇名春秋者即杜預釋例謚法篇唐及國史藝文志皆不載近世學者就二書中採出公固

以疑其非古然猶未明其為汲冢書與釋例故并

及之

集謚總録一卷

鼂氏曰皇朝孫緯撰凡一卷春明退朝録嘗集類

國朝謚幾二百人緯任宗正寺丞日因宋氏之舊

纂元豐以後遂得三百餘人自宗室宰相以下分

為九等其序畧云有爵位巳高當得謚而未聞者

若范質吕餘慶韓崇王博文姜遵王沔是也

政和脩定謚法

陳氏曰禮制局詳議官蔡攸等承旨脩定全書八十卷大率祖六家之舊為沿革統論一卷參照二十六卷看詳二十五卷増立十卷合而為詳定六卷今惟脩定六卷存而以沿革繫之篇首按館閣書目亦闕參照二十六卷

鄭氏謚法三卷

陳氏曰鄭樵撰上卷序五篇中卷謚三等下卷後

論四篇

右謚法

隋藝文志易曰河出圖洛出書然則聖人之受命也必因積德累業豐功厚利誠著天地澤被生人萬物之所歸往神明之所福饗則有天命之應蓋龜龍銜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證其理幽昧究極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祕而不傳說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必立緯及讖

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為孔子所作并前合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書緯五行傳詩推度災汜歷樞含神霧孝經勾命決援神契雜讖等書漢代有郗氏袁氏說漢末郎中郗萌集圖緯讖雜占為五十篇謂之春秋災異宋均鄭元並為讖律之註然其文辭淺俗顛

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相傳疑世人造為之後或者
又加點竄非其實録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
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
從讖俗儒趨時益為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
經者皆凴讖為說唯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
非之相承以為祅妄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恭王河
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當
世之儒又非毁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肅推引古學以

難其義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以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愈切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吏所糺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祕府之内亦多散亡今録其見存列於六經之下以備異說

陳氏曰按後漢書緯候之學註言緯七緯也候尚書中候也所謂河洛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

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琁璣鈐考
靈曜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氾歷樞含神
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
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决也春秋
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
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
題辭也讖緯之說起於哀平王莽之際莽以此濟
其簒逆公孫述效之而光武紹復舊物乃亦以赤

伏自累篤好而推崇之甘心與莽述同智於是佞臣陋士從風而靡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作大予樂大儒如鄭元專以讖言經何休又不足言矣二百年間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回也魏晉以革命受終莫不傅會符命其源實出於此隋唐以來其學寖微矣考唐志猶存九部八十四卷今其書皆亡惟易緯僅存者如此及孔氏正義或時援引先儒蓋嘗欲删去之以絶偽妄矣

使所謂七緯者皆存猶學者所不道況其殘闕不完於僞之中又有僞者乎姑存之以備凡目云爾唐志數内有論語緯十卷七緯無之太平御覽有論語摘輔象撰考讖者意其是也御覽又有書帝驗期禮稽命曜春秋命歷序孝經左方契威嬉拒等皆七緯所無要皆不足深考

致堂胡氏曰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卜年得八百此知來之的也易道既隐

卜筮者溺於考測必欲奇中故分流別派其說寖
廣要之各有以也易道所明時有所用知道者以
義處命理行則行理止則止術數之學蓋不取也
光武早歲從師長安受尚書大義夷考其行事蓋
儒流之英傑也何乃蔽於讖文牢不可破耶
又曰緯書原本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紊於鬼
神之理幽明之故夫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
者不能識自孟子而後知道者鮮矣所以易惑而

難解也斷國論者誠能一決於聖人之經經所不載雖有緯書讖記屏而不用則庶乎其不謬於理也

隋志十三部合九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三十二部共二百三十二卷

唐志二家九部八十四卷

宋三朝志四部三十二卷

宋中興志三家五部十二卷

易乾鑿度二卷

鼂氏曰右舊題蒼頡脩古籒文鄭氏註按唐四庫書目有鄭元註詩書緯及有宋均註易緯而無此書其中多有不可曉者獨九宮之法頗明昔通儒謂緯書偽起哀平光武既以讖立故篤信之陋儒阿世學者甚衆鄭元何休以之通經曹褎以之定禮歷代革命之際莫不引讖為符瑞故桓譚張衡之徒皆深嫉之自苻堅之後其學殆絶使其尚存猶不足信況此又非其真也

坤鑿度二卷

鼂氏曰題曰包犧氏先文軒轅氏演古籀文蒼頡脩按隋唐志及崇文總目皆無之至元祐田氏書目始載焉當是國朝人依託為之

周易緯稽覽圖二卷　是類謀一卷　辨終備一卷

乾元序制記一卷　坤靈圖一卷　通卦驗二卷

鼂氏曰漢鄭元註按隋志有鄭氏註易緯八卷唐志有宋均註易緯九卷李氏本註與隋志同卷數

與唐志同家本蓋出李氏獨不載乾鑿度二卷而有乾元序制一卷按後漢註七緯名亦無乾元序制

陳氏曰其間推陰陽卦直至唐元和中蓋後世術士所附益也按七緯之名無乾元序制

易稽覽圖三卷

陳氏曰與上易緯前三卷相出入而詳備不同

乾坤鑿二卷

陳氏曰一作坤鑿度題包犧氏先文軒轅氏演籀蒼頡脩蠹氏讀書志云崇文總目無之至元祐田氏書目始載當是國朝人依託為之

禮含文嘉

宋兩朝藝文志舊有讖緯七經雜解今緯書存者獨易而含文嘉乃後人著為占候兵家之說與諸書所引禮緯乖異不合故以易緯附經移含文嘉於五行

右讖緯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八